

The Incense Dance

·九功舞之·

藤萍

热情推荐的《香初上舞》之后，
新生代武侠人气天后藤萍再掀高潮，
大型系列经典「九功舞」华丽出击！

新生代武侠大师
温瑞安，
小椴

最具人气的大型网络小说，
热血江湖，悬念宫廷。歌未停，舞不休。
紧继由华人世界武侠宗师

送神舞



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The Incense Dance

· 九 功 之 ·

藤子

送

神

舞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神舞/藤萍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7

ISBN 7-80148-843-1

I. 送... II. 藤...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51 号

送神舞

藤萍 著

责任编辑:苏 霞

责任校对:冯光艳

封面制作:彭 鹤

内文版式:彭 鹤

责任印制:黄 浩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销售热线:010-64631547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本:889×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6.25 字数:68 千字

版次:2005 年 8 月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 送神舞 ·

The Incense Dance



► 序

藤来了

——为藤作树

——
我在最近才晓得上网，到上周才由网友告诉我：有关“温瑞安”有两万多个网路。

坦白说，我不管闭关、出关、破关、过关，都算是个忙人。不忙写作，也忙读书。不忙办文社，也忙交朋友。不打坐，就旅行。忙公事，忙私事，忙公司事，也忙私人公事。相关网站，能常去浏览的，不过二三日。

不过，上网后令我最后悔的事，就是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值得交的一位赏心悦目的同道，最任侠述情的女子，就是藤萍。

藤萍是位名作家，她已出版了几十部作品，从我读过的《锁琴卷》、《锁檀经》到《姑洗徵舞》、《太簇角舞》、《祀风师乐舞》和《钧天舞》，无不反映了这位女作家日后在中文文坛上必定有令人惊艳的成就，更显示了她对写作各类相关题材、形式与技巧的用心之深，以及消化糅合圆融之妙。她对文字真是情到深处，她对写作才是大爱无言。才情对她而言是挥洒即就的，反而并不出奇，但难得的是她那一种别人拟摹不来的侠意奇情。

坦白说，我在上网之前，还未读过藤萍的作品，只知道“小楼”论坛上有位同志叫“藤”。

开始的时候，她只是一位和大伙儿一起来为我登坛鼓掌的网友而已。不过，很快地，我发现她的跟帖有怒剑有狂花，但都以一种小桥流水的理性方式叙述出来，说服力极强；她的发帖也有滑稽有突梯，但常在文理中透悟了枯荣与无常，是个有耐力有底气的写手，而且善于情知交糅，更难得的是：她性任侠。大凡哪个论坛“遇袭”，朋友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与非难时，她必挺身而出，就像一位飞跃驰骋而不需蛛丝的网上奇女子！

在网上，“藤来了”，就好比是一位女侠出现：有她在，或及时赶到，即能生起一种平定大局、安定人心的信服力。虽然，我认为她那么年轻、爱玩，正是光彩花哨的年龄，这样的希望和孚众对她而言，是不是太超载了一些？但还是为她的任侠情怀非常欣喜。

于是，我为了我的好奇，真的发愿去看了藤的大作，从而知道她就是女作家藤萍，而且知晓她年轻而多才，还真的是法律系的高材生，以她的所学、所知和所写、所长的去济世助人，或与知音共鸣。

我跟她是侠道相逢，网上相惜，总算，不枉我忙里抢闲，到网上一行，慕其容而折其眉，倦里闻筝，灯下看剑，识藤而知树，寄萍而逐流，侠女写侠情，阅之人生一大快事，不虚此行也。

藤来了

漫林

· 送神舞 ·

The Incense Dance



► 序

一

待省容华心已困

我一直喜欢那个叫藤的女孩儿。

2004年的广州，拥挤堵塞。我们见面的那天阳光很强，流花的椅子上，她告诉我，她喜欢老人。

后来又重新各处一城时，她在QQ里发给了我一句她小说里要用的歌词：“请你为我霜华如旧。”

我本能地觉得有点半通不通，可半通不通中却也另有会意。她给我的印象是在网络与现实的交叠中乱七八糟的重合。网络里，她是那个叫藤的女孩，写过很多书、有个我很喜欢的书名：《锁檀经》——把一种木本植物自有的香气印入经卷不说，还要锁到泛黄，锁到记忆都模糊时，再翻出来像新的一样的读。人世太过平常，又如此反复难测，哪个女生没有一点点慧心呢？欣喜的是她终于找到一种方式，锁一点檀香而入故纸荒经，将之保存下来。

而现实中，她是一个喜欢宣称自己平凡的女子。常常觉得：这种自称平凡其实是某种变态的标志。广州的烟雾灰灰，她在这里读大学读了两年，四周如她般年纪的女子一个个都在张红艳艳地笑着。急速的、夸张的人流在中大外面如潮涌，那时她躲进字码的空间里耽红谜绿，写竟了，书总有完时，在屏幕前一睁眼。回到现实时，可能如一场烟花散尽，灰滞滞的生活中，她眼无所寄，只开口说：我喜欢老人。

老人是一种安然，她年轻而厌倦的眼里，闪起一点渴求暮色的安然。

藤有时说话是很有趣的，记得有一次她说起某女友的男朋友：“身高一米六，气焰却足有一丈六”，印象很深刻，觉得形容很到位，人好似被她一句话就拖到眼前了似的。

她在广州两年了还不会坐地铁。今年五月，我、藤，还有一位外地来的朋友

在广州小聚，我因为急着赶车先走了。回来后她电邮里告诉我，拖着那位朋友在烈日下走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我跟她说可以坐坐的那个人民公园。她用了“传说中的”四个字来形容：“传说中的人民公园”。我一下感觉到我这个正常人在一个路痴眼里形象的高大——我所常驻足小憩、离我跟他们分手地方也不过十来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她印象中竟具有这种神话般的传奇性。跟这样的女孩子相识，真长咱们男儿的自尊心呀！呵呵。

她也常说起她版子里那些小女生的叽叽喳喳。在那里，她是“藤姐”，一个一听就很有一种久泡江湖、像《十面埋伏》里的宋丹丹式的威风。她也常常潜水，神秘莫测——因为一年中起码要宣扬十余次潜水避居、不闻世事。我还没看过她写的武侠小说，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她已足具有一代高手行动不依规则的江湖风范了。还有，听她说有次她们几个女生约好广州版聚，愣是把天河的地铁站弄成了个现实版的古墓迷城。几个女孩握着或欠费或没电的手机，在那个只有两三个出口的地铁地下城里找呀找，找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惊喜地发现：啊！莫愁前路无知己，纵是天涯也相逢！然后热泪握手，怦然相见，恍如隔世。这种能把必然的一见都化做小概率事件来惊喜的本领，确实已有足够能力做好武侠小说中的经典场景~~~~呵呵。

不好，我唠叨得太多了，这只是一个序。我只是要给读者们介绍一下我跟里的“藤”。

结尾时，最后总结一句：她其实是个跟现实、时代与社会都很有那么点脱节的女子。常听她惊叹比她小两三岁的那些小女生的想法，“这些小女生！”迅速把自己划入了跟我一样“高龄”的行列，让我大有一种“李代桃僵”的知遇之感，所以我会听令写序。

记得她有一个网名叫“炉烟酒晕”，我很喜欢，还特意用这四个字敷衍成过一首词。合不合仄先不管它了，抄在这里大家看看吧，毕竟她要送我书的，先贴个我送过她的东西在这儿，以示不必感恩，不打算领情。

那是在网络深宵，时光在身边瞬息地溜走，而我们浪费得毫不可惜时：

记得当年残酒晕，
鬓欺暂短，
容易归来闷。
小字书成溪茶韵，
霜瓷裂得冰雪纹。

如今憔悴谁相问？
旧酒新炉，
倦眼炉烟衬。
待省客华心已困，
尺素裂笺终寸断。

好不好不去管它吧，聊录在此，记彼此蜉蝣生中，万维网际、相逢一瞬的日子吧。

小椴

2004年9月14日

藤注：那个“外地来的朋友”网为路痴的某人叫做“相信意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时未寒”、望天

送神舞

序一

藤来了

序二

请省客华心已圆

前言

.....001

第一回

阴阳师.....003

第二回

师宴的心.....014

第三回

紫骝居的守候和王府的秘密.....028

第四回

烈火红莲.....044

第五回

傀儡师.....066





目录

忏悔录	187
乐游嘉苑断肠天	187
番外篇	185
终极内幕	185
预计中的幸福生活	164
第九回	145
死蚊	145
第八回	120
忧梦	120
第七回	094
宿命的另一半	094
第六回	077
师宴的计划	077



前言

莞尔，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没写文章先写序吧。

今天是正月初六，刚刚在花雨网站逛了一圈回来，忍不住想说些什么。看到了很多关于《善·变》的帖子，还记得有位读者说夙砂的声音究竟源自何人也许永远是个谜。莞尔，我实在不忍心不把答案说出来。夙砂的声音当然是源自石田彰，而夙砂的外表……笑，我实在觉得看书的大家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善·变》很有由贵的风格？一方面我得意我努力“想”让我的人物像某个样子，而读者竟然能够分辨出来；另一方面……汗……杏眼红发柔润的肤质，当然很像该隐，毕竟由贵的人物画得都蛮像，但是大家不知有否发现，有个人比该隐更接近夙砂——他叫威音。

忘了哪天和作者们聊天，被人说我是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摸摸头，应该说藤“迷”什么就写什么，也许有点怪异，不过喜欢嘛。说起来喜欢的东西太多，想当年看世界杯的时候还想写足球；初三的时候看SD，还写了一本子篮球；最近迷了网球王子，一直企图要写不二周助，可惜写来写去不太得精髓；同时迷上了我好朋友若颜写的女子“清商”，一直企图拐来当女主角；一直迷的剑琴的“小灯”，那女子委实难



度太高拐也拐不来，只得一边嫉妒。

说到好文章，某藤推荐两篇好衍生网文给喜欢温瑞安笔下的无情的朋友，一篇是若颜的《上元灯节》，一篇是萧剑琴的《慵懶》，若颜的清商和剑琴的小灯是藤一世倾慕的女子，可惜我写不来。

很久没有在文章之前说这许多，最后谈及《送神舞》。

《送神舞》是降灵的故事，其实在这一篇开篇之前藤已经试过三个开头，加起来大概也有三万来字，甚至连现代的情节都试过，不过因为他是降灵，所以如何的女子配他都不合适。不过再如何说，虽然已经开过三个头都不好，但对于作者来说最能触发激情的还是读者的留言，今天看了很多留言很开心，相信会开一个好头。

啊，差点忘了，关于《太和舞》，呵呵，我看到了鸡的那个方法，吐舌头。其实嘛，那是作者笨，不是韋修笨，自家的孩子还是要护短，呵呵。为什么要砍韋修的手？哼哼，不砍怎听得到一片哀号之声？

圣香：藤，你的良心在哪里？

藤曰：我还有良心？

圣香：咦，你的心不是凉的难道是热的？

藤曰：得罪我你知道后果吗？

圣香：你得罪本少爷本少爷就自杀，让你九功舞变成八功舞。

藤曰：FT，我怎么养出你这种不孝子欺师灭祖无恶不作数典忘祖倒行逆施……

圣香：这不是一只苍蝇在嗡嗡叫，是一群苍蝇整日在你耳边嗡嗡嗡嗡……



第一回 阴阳师

“降灵。”

殿堂之中，神坛之上，一人闭目独坐。

一个黑衣男子缓缓推开神殿的大门，沉重的大门发出“咿——呀——”的声响，在地上划出长长的擦痕。他叫了一声神坛上静坐者的名字，“叮当”一声微响，一只猫儿自神坛上跳下来，轻捷地落在黑衣男子面前三步处。

猫儿的颈上系着红丝绳，绳上系着两个圆铃，如仔细看的话，那铃中心并没有东西，但它仍然发出微响。

神坛之上盘膝坐着一位阴阳师长袍的男子，一头长发整齐地垂在腰间，左耳之下的发丝用同样的红丝绳系了两个圆铃。他匀脸柔肤，乌眉灵目，长得非常漂亮。听闻黑衣人的声音，他睁开眼睛，“阿鸦。”

黑衣人微微点了点头，简略地说：“平靖王有

天
送
神
舞
天

请。”

“平靖王？”

“皇帝的哥哥。”黑衣人淡淡地说。

降灵缓缓从神坛上站了起来，长长的冠袍随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拖下神坛。“咿呀”一声，他推开神殿的大门，门外便是台阶。在他推门而出的刹那，门外齐刷刷地响起一片尊呼：“神州阴祀，洪恩广济！”

台阶上整整齐齐跪满了人，降灵沐浴在阳光下的刹那，台阶上的人纷纷叩首，那千军万马之威，即使是圣驾到此也不过如是。

九百九十九层的石阶之下停着一辆马车，车身镂丝嵌银，极是奢华。一人于车前遥遥举手为礼，朗声说：“平靖王有礼，敢请祭神坛降灵大师京城一行。”

马车前的男子莫约四旬，三缕长须，相貌清隽，衣冠楚楚。

传闻平靖王不理朝政，喜于游山玩水，又喜微服，如今如此兴师动众地前来祭神坛，所为之事即使不是惊天之事，也堪称“大事”二字了。阿鸦看着降灵一路走下的身影，缓缓抱起地上降灵遗留下来的白猫，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喜是忧，映衬着门外的盛大场面，他站立门内的身影竟然给人一种孤独和不祥的预



降灵

兆。

祭神坛降灵是举国以内最负盛名的阴阳师，据说他能去常人不能去的地方，善于收降最诡异的妖魔，如今平靖王以盛礼相邀，必是京城之中出了什么诡异之事。

等降灵走到平靖王面前时，平靖王才看清楚所谓“国内第一阴阳师”竟是如此年轻漂亮，那张脸就像画出来的一样，眉眼唇线无一不给人完美之感。但也许因为太完美了，竟凭空泛起一层重彩般的妖异。

“降灵大师？”

降灵点了点头，于是平靖王礼让，请贵客上坐。车夫缓缓提缰，四匹骏马踏蹄，过不一会儿，马车绝尘而去。

“喵呜——”祭神坛神殿里的白猫轻轻叫了一声，在空荡的殿堂里分外寂静。

黑衣男子轻轻抚摸了一下它的头，把它放下来任它去吃食。只听“索呼”一声，刹那间猫盆旁边多了许多老鼠，和猫儿一起吃着猫粮。

他轻叹了一声。每夜都打开窗户让野鼠进来偷食，让猫和老鼠在同一个盆子里吃饭的降灵啊！去了京城，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吗？





“本王请大师到京城一行，主要是为了月夜杀人魔一事。”平靖王说，“大师可曾听说近来京城每逢十五月圆，就有人被四肢撕裂，惨死于小巷之中？”

降灵的眼神望着马车的底部，喃喃地说：“月夜杀人、四肢撕裂？有很多邪灵都会这样做。”他没看平靖王，也没有尊称。

“人说杀人现场都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莲花香气。”平靖王又说。

“莲花香气？”降灵摇头，“邪灵没有香气。”

平靖王被他一句话顶得有些尴尬，“是吗？”

“是啊。”降灵随口应了一声，无可无不可的。

这种人他没见过。平靖王觉得诧异，像他一直在想着什么，也像是他天生有些迟缓，脑子里什么也没想。以他的阅历竟然分辨不出降灵究竟是聪明到随时想着另一件事情，还是笨到一句话要过好久才能想明白。

“我不聪明，”降灵突然说，“阿鸦说我不聪明。”

平靖王陡然起了一阵冷汗，他竟然随口解答了他心中的疑惑？“大师可是会……读心术？”

降灵凝眸想了很久，才回答：“我真的不聪



降灵

明。”

他一直在回答他心里想的疑问！平靖王这下确
信：作为全国第一的阴阳师，降灵他——绝对有着读
心的本事！

“邪灵没有香气，人会有的。”降灵又说。

平靖王又呆了一呆，他已把这话题忘了，降灵听
得漫不经心，却仍然牢牢记得。

又过了一会儿，降灵说：“我要闻一闻才知道是
莲花的香气，还是婆罗门花的香气。”

他说得并不太认真，似乎只是随口说的，但平靖
王却有些悚然。他并不笨，只是反应有些慢，绝对不
笨！一件事他记住了就不会忘记，这种能力——怎么
能说笨呢？

“我不聪明的，阿鸦说的。”降灵又说，像被他
记住的“阿鸦说”就是事实一样，说得也是随口的，
一点不经心。

“婆罗门花？那是什么？”平靖王对降灵起了一
层惊服之意，不禁用心听他说的话。

“很漂亮的花。”降灵说。

“生长何处？”

“很多很多雪的地方。”

“很多很多雪？可是北方严寒之地？”

“北方？”降灵眨了一下眼睛，“不是你想的那

种雪。”他径自说。

不是他想的那种“雪”，那么难道是——血？平靖王陡然起了一层寒意，在很多很多血中生长的花，究竟是什么花？

一路上谈谈说说，半个月后到了京城。

※

※

※

降灵被平靖王请进了王府。

京城已有十八个人无辜丧命。开始丧命的还只是些地痞流氓，在第十个人死后，杀人魔似乎已经不再选择对象，连孤儿寡妇都杀。

“降灵大师，这里请。”一位掌灯的女子引他前去平靖王给他准备的房间。

降灵跟着那掌灯的女子走。

到达王府的时候已经是夜里，王府深处已经熄灭灯火，走廊一片黑暗，灯光就在掌灯女子的手里摇摇晃晃，感觉却很温暖。她的背影苗条，个子不高但很均匀，一头黑发精巧地盘了个髻，只斜插着一支银簪。

“你身上有灵气。”降灵突然说，“是巫女吗？”

“巫女？”掌灯的女子微笑，“我只是王府给大